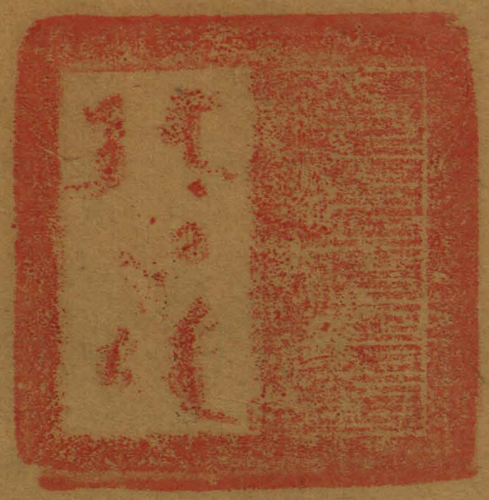
6

V
B192
S5F17
1549



兩鎮三關通志卷七

安帝隆安二年春正月魏通直道

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時魏王珪伐燕克中山望都將北還故發卒通道○鐵關不可考然曰鑿恒嶺疑即上曲陽恒山北谷也

直道自秦後無聞也始再見于此輕用民力其譏可知然秦曰除魏曰通則有意存焉乎爾夫通者通其行路可以度師而已除則闢而治之之謂也賈山曰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斯秦之所以爲雲乎

魏徙民來實

魏王珪發中山北還徙山東六州民及徙河高麗新
夷三十六署十餘萬口以實代郡後又徙六州二十
二郡守宰吏人豪傑二千餘家○六州二十二郡不
可考
徙民邊郡漢文曰募光武曰歸此則曰徙據事直書
而所欲所不欲之情其在民者可知也

二月魏王珪至自伐燕

居繁畤宮

附繁畤宮考

或問繁畤宮曰必在盛樂或近盛樂地
非今繁畤縣也何知曰太元二十一年之伐燕也魏
始踰勾注有并州隆安二年自伐燕還未聞于繁畤
建宮也夫直道通于代而歸于繁畤稽之道里為相
左矣且其往也次陽曲以出井陘惟其歸不于井陘
也故自望都通直道于代而曰至繁畤何哉故曰繁
畤宮必在盛樂或近盛樂地非繁畤縣也

魏授民田

以口為率仍給畊牛于是徙代民夷悉占土著
書與之也與屯田五原意同

秋七月魏定都于平城

營建宗廟社稷宮室

八月魏正畿封

東至代西至善無南極陰舘北盡參合以為畿內置司州牧

東至代則上谷不與西至善無則五原不與南極陰舘則限以鴈門北盡參合則舍置豐勝魏之畿內正與今日大同同也夫自中國道衰版圖失據胡馬踐于畎畝異類為之君師疆域蒙汚生民罹雷何可勝言也拓跋氏定都雲代建立司州課農勸學留心教養數十年後浸浸可觀此梁祚所為賦代都也是故本紀于魏多與辭

三年春二月魏築鹿苑

魏主珪以所獲高車衆起鹿苑于南臺之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二溝分流宮城又穿鴻鴈池○武川水在大同城西

嘗謂今大同古平城元魏之故都也以鹿苑遺跡考之益信

三月魏初藏書

魏主珪問博士李先天下何物可益人神智對曰典若書珪曰書有幾何道可集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

益人主有好無憂不集于是命郡縣大索悉送平城
藏之
夫當群雄角力之時戎馬日不暇給之際而乃留心
典訓以資神智則其過人遠矣而況平城邊也得藏
編策其為斯人幸也甚厚特書與之且志善也所藏
今不可考要必極一時之獲矣嗟哉我
朝文化于今百八十年平城今為大同實號名鎮其學
宮之所藏士笥之所業不識與之較富得失何如也
於戲顧非君子所當屬意者邪
四年春二月魏穿東西池
夏五月魏主至馬邑
觀灅源
五年夏五月魏築涼風觀
時復起紫極殿玄武樓鹿苑臺中天殿雲母堂
有作必書有書必譏重民力也然後有為民與夫不
得已者君子不是班也故夫城郭以保內障塞以扞
外雖以勤民治世不廢非此則宮闕以示奢苑囿池
臺以逞慾咸譏也已而況于無制邪屢興邪
元興元年春正月柔然寇善無
柔然既破遺落歸其別部大人社崙社崙漸強盛自

號豆代可汗及是魏師伐秦社崙遂入參合陂南至善無北澤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

或問柔然與魏皆夷也何以書寇曰善無則中國亡也是故不曰魏善無

冬十二月魏居越勤莫弗部于五原

其部萬餘家降魏魏居之五原○越勤莫弗部西北雜胡

二年春正月魏居尉遲部于雲中

亦萬餘家降魏○尉遲部西北雜胡

前書居柔然矣至是越勤尉遲復徙內地直道遺黎所存幾何猩羶異類遍于郊原矣紀傷之也

秋七月魏築狩山宮

○狩山疑即方山

八月魏主至狩山

較獵遂踰罽嶺至參合乃還

三年冬十月魏築西宮

義熙二年春正月魏主至代

建五石亭較獵于屋孤山○屋孤山不可考或曰即夏屋

夏五月魏舉侍官

見宣紀

六月魏築灅南宮

魏主之較獵狩山也遂至南平城規度灅南欽于黃瓜堆之陽面夏屋建新邑至是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于其地築灅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外城方二十里引溝穿池廣闊苑囿○南平城即新平城

于是乎城城矣何以不紀曰魏人之意不在城也是故揭宮以示譏

四年春正月魏主至延水

觀魚遂幸狩山宮至參合乃還

五年春三月恒山崩

附恒山崩說

夫恒山之崩魏人諱而不言至華山崩乃曰山嶽配天猶諸侯之係天子山嶽崩諸侯有亡者沮渠牧犍將亡之兆也夫然則恒山崩爲拓跋將亡之兆乎而珪于是乎始興是不然也劉友益綱目書法曰恒山崩而晉亡夫山川之神不越其望晉失河北久矣其兆固恒山邪且古來五嶽之崩不五六見恒山居其三皆于拓跋之世義熙者以兆晉亡則天監者將安兆邪夫嶽者宗也一方之所宗也恒自帝舜表鎮以來赫赫巨瞻以臨并土久矣其爲中國

宗也中國之禍有大于夷亂者乎然夷亂之在漢曰匈奴曰鮮卑曰烏桓不過跳梁于邊境雖晉亂若劉石若慕容若苻姚亦不過僞定于一隅而已至于拓跋則建都平城置尹代郡離宮遍于灅陰祖廟周于群望由此而滅燕并秦遷鄴入洛飲馬長江幾于一統蓋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之最大者也而其發輒造端實始雲代恒之不恒得微以此之故乎昔季氏旅于泰山孔子以爲不知林放三崩于拓跋之世此其所以可宗也與

七年春二月魏主嘗于白登

建祖廟于白登歲一嘗兼祀天帝以山神為配後又于雲中盛樂金陵皆立祖廟○魏主嗣

漢立原廟君子非之嘗于白登固夷禮也紀之以存慨

九年春正月魏主大閱于白登

魏主部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將三萬騎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講武白登親臨校閱

夏六月魏主至骨羅山

校獵○骨羅山在五原

十年春二月魏築豐宮

于平城東北

十三年夏五月魏主至雲中

遂濟河獵于大漠

十四年魏祠嶽瀆

各建祠于桑乾之陰祀用牲幣

山川之祀不出其望桑乾之陰嶽瀆胡為者哉其倣

漢氏汾陰之繆乎紀之示譏

恭帝元熙元年春二月地震

夏五月魏主至灅水

觀魚

秋八月魏遣使祀恒山

九月魏築白登宮

冬十二月魏主至雲中

踰白道獵野馬于辱孤山至黃河從君子津渡西狩

于薛林山還○辱孤薛林山皆在五原北

三年秋七月魏主至五原

賜從者大酺

宋武帝永初二年春三月魏廣鹿苑

發京師民六千人築之起自舊苑東包白登周迴四

十餘里

冬十月魏主至代

十二月魏主至雲中

三年秋九月魏主至灅南宮

魏城平城郛

周迴三十二里

少帝景平元年春二月魏築長城

見宣紀

夏六月魏主至參合

遊于蟠羊山

秋八月魏主至馬邑

觀灅源

文帝元嘉元年秋八月柔然寇雲中魏主擊却之

柔然大檀以魏主新立將六萬騎至雲中攻拔盛樂宮魏主帥輕騎擊之三日夜至雲中大檀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馬首如堵衆皆震懼魏主顏色自若指揮方畧射殺其大將於涉斤大檀恐鮮去○魏主燾大檀社崙從弟柔然別部也

二年冬十月魏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閭大肥出塞擊柔然絕幕而還

奚斤等出雲中白道至幕南柔然遁去乃舍去輜重

率輕騎賫十五日糧追之絶幕千里而還
入紀書絶幕者二衛青之于匈奴奚斤之于柔然皆
極深入也

魏殲新民于五原

初魏主發兵擊柔然新民以將吏侵奪之故咸出怨
言歆俟春畜飽逃赴漠北左僕射劉潔安原請及河
氷未解徙之河西魏主曰此輩習俗放散猶麋鹿耳
急則衝突緩之自定不煩徙也潔固爭乃聽徙三萬
餘落于河西自鹽池之東新民驚曰麋我于河西之
中是將殺我也遂西走涼州于是潔來屯五原原屯
說拔城以備之既而新民數千北走潔追擊之走者
糧絶悉枕籍餓死
古人曰治亂民如亂絲當緩其理新民籍籍寬之自
定麋鹿之喻魏主得之矣潔也固爭卒致紛擾數千
生命枕籍而死將誰咎邪書曰殲新民罪盡殺寃禍
始也

附魏新民考

新民之徙魏紀失書潔傳云云而不著
新民為何今考之魏主珪伐燕還徙山東六州民夷
于代後又徙十二郡豪傑于代今曰新民豈指此邪
然山東民夷十二郡豪傑必不謀走漠此徙居在代

亦不須分屯五原說拔城以備之也及考隆安間魏居越勤莫弗部于五原尉遲部于雲中宣紀亦曰居越勤倍泥部二萬餘戶于廣寧則所謂新民者蓋指是耳越勤莫弗尉遲二部舊北落也厭苦侵奪故謀北歸居于五原雲中故潔屯五原原屯說拔城以備之也

三年夏六月魏主至雲中

幸舊宮謁陵廟遂西至五原獵于陰山築馬射臺于長川登臺觀走馬諸國君長馳射中者賜金錦繒絮至八月乃還

冬十月魏主伐夏

魏主至君子津會天暴寒氷合自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赫連昌出戰而敗魏師乘勝入城焚其西宮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

四年春正月魏主至自伐夏

徙民夕道死至平城者什六七

三月魏梁君子津

歆以伐夏

何以紀作梁以伐人賢于窺虛利災者矣夫梁彼此

共濟者也夏卒不能犯魏而魏以之滅夏可慨也夫

夏五月魏主伐夏

魏主次君子津從梁渡師至拔隣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襲統萬夏主昌出戰兵敗奔上郡魏主克統萬置守而還

秋七月柔然寇雲中

聞夏破遁去

八月魏主至自伐夏

七年夏四月魏主至雲中

勑勤諸部落叛走尚書封鐵追討平之

勑勤之叛固劉潔之遺患也易搖難定人心之謂乎不紀微也

八年夏五月魏主至雲中

魏盧陵公來大千鎮撫雲中

兼統自道軍事時盜賊數起大千禽斬悉定

夏六月大水

壞民廬舍數千

洪範論曰山陽君也水陰民也拓跋僭號以來恒山崩而大水出斯君道壞民失所之應乎是故夷狄主中國非天心也

十一年春正月魏主至代祀恒山

冬十月魏破山胡于五原

山胡白龍作亂魏主命諸軍分擊之斬白龍又破其餘黨于五原乃詔為白龍所逼歸降者聽為平民斬同惡者數千

十二月魏主至雲中

魏詔廬陵公大千巡撫六鎮

大千鎮雲中魏主北伐為前鋒有功魏主以其壯勇且素悉北境險要詔大千巡撫六鎮以防虜寇大千經畧布置甚得事宜○六鎮沃野懷朔武川柔玄懷荒禦夷

十二年春魏祠恒山

建祠山顛置侍祀九十人祀用牲牢玉幣

此山所有祠之始也夫古聖王之巡狩也即其方嶽以為祀天輯瑞之所是故會有明堂館有朝宿而祠則未聞焉為壇以示質燔柴以薦誠斯焉止矣屋而祀之則後世之瀆也雖然上曲陽有祠自秦漢也歷世承訛遂有曲逆之謬魏氏建都平城立祠山所亦理勢之必然者也故曰修嶽麓掃土之遺正曲逆飛石之謬于渾源州可也

夏五月魏主至雲中

獵于捆陽

十三年冬十一月魏築野馬苑

十四年春正月魏主至代復代歲租

冬十月魏主至雲中

十五年春三月地震

夏五月魏主至五原

二十三年夏五月魏築塞圍

見宣紀

魏置肆州

治五原割定襄隸之

二十七年冬十一月魏主至代祀恒山

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二月魏主至靈丘

駐温泉宮○魏主濬

大明三年秋八月魏主至雲中

冬十二月魏賑雲中

雲中及秦雍諸處饑魏主詔曰朕承洪業統寓群有思恢政化以濟兆民故薄賦斂以實其財輕徭役以紓其力欲令百姓修業人不匱乏而六鎮雲中高平雍秦徧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遣開倉廩以賑之有流

徙者諭還桑梓歆市糴他界為關旁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職不均加以重罪

魏自有國以來勤格鬬而不恤民貧逞馬力而不辭國費崔浩劉潔之輩拳拳言之君如道武固罔恤也何者夷狄之人急于開創果于讐報兵革威刑殘忍其心久矣獨此一詔仁意藹然似非拓跋時語言也史臣曰高宗與時消息靜以鎮之謂是類夫

五年春三月魏主至靈丘

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魏主過之詔從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魏主一發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明帝泰始五年夏五月魏置平齊郡

魏主命征南將軍慕容白曜攻宋青州刺史崔道固以城降乃徙青齊士望及共道固城守者數百家于平城西北之新城為平齊郡以道固為太守後徙陰館之西○魏主弘

泰豫元年冬十一月柔然寇五原

十二月魏釋代戍

詔代郡事同豐沛民先配邊戍者免之○魏主宏何以紀譏私也德則不弘勤兵于遠築圍戍塞長役

不休而顧區區所畿籍口豊沛其真不知政也夫

帝昱元徽三年夏五月赤風

順帝昇明元年春正月魏賑雲中

夏四月地震

五月魏主雩于武州山

澍雨大洽

紀雩嘉憂民也于武州議非地也

秋九月魏穿神淵池

二年春二月魏主至代

觀于温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人賜貧民無妻者○

温泉在蔚州城東五臺山内

三年春二月魏主至代

奉太后觀于温泉

太后不書義從子也

冬十月地震

齊高帝建元四年春二月魏復靈丘

詔曰靈丘土旣偏脊又諸州路衝往者巡行覩其勞

悴可復租調毋有事事

拓跋氏都平城南達中山西達晉陽皆道靈丘以今

觀之猶然故其詔云云

秋七月魏治靈丘道

役丁男五萬

武帝永明二年魏定土賦

見宣紀

四年春二月地震

秋九月魏起明堂辟雍

五年春二月魏賑代

六年夏五月魏興水田

詔六鎮雲中及河西關內各興水田以資軍需

七年秋七月魏初祀孔子

立廟平城

初祀譏晚也拓跋氏有國于今垂百年矣祖廟建于諸山嶽瀆屋于水滸築苑穿池無有寧歲孝文今日始舉秩祀可謂僅見也已噫三年之喪毅然行之斯其誦法之功與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魏主南巡

始議遷都

閏二月魏主至自南巡

魏主次勾注太子朝于蒲池遂入平城臨太極殿諭群臣以遷都之畧

秋七月魏主至懷朔

遂幸陰山○懷朔五原地

冬十月魏遷于洛陽

魏主議遷都燕州刺史穆羆曰遷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為未可魏主曰言之羆曰北有玁狁之寇南有荊揚之夷西有吐谷渾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四方未平似為不可且征伐之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成魏主曰卿慮無馬此為有理然馬雖產北方今置廐其地則自無損戎乘卿何慮焉夫代居恒山北為九州之外故宜南駕遷于中原羆曰臣聞黃帝都涿鹿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魏主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河南尚書于杲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于此無何欲移以為不可中原事變所由數有篡奪自邑平城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未可輕動也臣雖膚淺固不以恒代之地擬伊洛之美但安土重遷物之常性車駕南遷人多不樂司徒丕曰當訊之占卜魏主曰卜宅伊洛周召識其至兆今無斯人卜亦奚益且卜者所以決疑此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善遂從其言後

果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于蓍龜矣朕既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夕積倉儲不令窘乏也遂遷于洛陽

附建都說

夫建都之說有三尚德者觀其會籍力者審其要處變者先其急周公之營洛也道里遐邇無相遠也朝覲會同不偏累也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故曰寧以天下病子孫不以子孫病天下此觀其會者也漢高之都關中也披山帶河四塞為固三面保阻獨以一面臨敵卒然有警百萬之衆可具故曰地勢便利下兵于諸侯猶居高屋建瓴水也此審其要者也光武之據河內也深根固基為天下本西遏赤眉之強北掃幽薊之亂故曰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此先其急者也外此則宋襄之仁義終虧傷肱之師項籍之宰割無捄固陵之急江右紛紛六朝遞革露捷徒聞翠華不北盖所謂無其實而慕其名舍其利而履其害也嗟夫天時可恃也而歲德所臨不足禦王翦之攻地險可據也而祁山大舉無能免馬謖之敗人心可憑也而宋人南渡群萬千忠節之士俛首喪氣于武林瓊崖之間是豈不有道焉存之爾乎故嘗曰尚德之說遠應變之謀迫無已其惟審勢

乎審輕重之勢以酌首尾之分明首尾之分而定內外之極則關中其最也幽薊并冀其次也宛洛許鄴自置身于戰場荊益湘吳終限宇于天外魏人狹小雲代欲事改遷不于關中而于洛陽此所以恒朔之地盜賊蝟興秦隴之間終成異域也

魏置恒州

魏之都平城也置司州領畿內及是遷都乃置恒州治平城

二年春正月魏定代胄

詔曰代人諸胄先無族姓功賢之胤雜于閭閻今宜甄擢隨時漸銓穆陸賀劉楼于嵇尉八姓佐命太祖勲盡當時勿充猥官其舊為部落大人而三世官在給事以上若本非大人而三世官在尚書以上皆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本非大人而官顯者皆為族令司空穆亮領軍將軍元儼中護軍廣陽王嘉尚書陸秀等詳定務令平均後正始中代人爭訟不決又命尚書于忠元匡侍中穆亮等量定之

司馬公曰選舉之法先門第而後賢才此晉魏深弊以魏孝文之賢不免于此今觀之信夫雖然尤勝于蒙古之愜也故曰夷狄無中正之法

四年春正月魏主至平城恒州刺史穆泰伏誅

泰怨魏主用中國人謀以兵斷河北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順為主順表其狀魏主召任城王澄曰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則洛陽難立可為我力疾一往如其弱也直往禽翦若其勢彊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澄至鴈門太守入告泰東迎陽平王澄勅速進右丞孟武難之澄曰泰既構逆宜據堅城而更東迎陽平度其所為似當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遂倍道兼行又遣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則禽泰窮治黨與悉定至是魏主至平城引見泰等無一人稱寃者乃誅之

上書遷代下書泰反以是知人心易動改邑難事盤庚喋喋不得已也

魏主至雲中

三月復至平城遂還洛陽

東昏侯永元二年春二月恒山祠災

祠災恒不恒也紀之意與崩同

梁武帝天監二年冬十一月恒山崩

十二月饑

魏尚書僕射源懷來巡恒代

魏主以懷備諳民務遣巡恒代懷賑給貧乏考論治
狀甚有方畧○魏主恪
拓跋南遷舊都僻遠民罹荒旱倒懸急矣懷之功德
不可忘也

三年秋九月柔然入寇

魏詔僕射源懷規畧邊務隨須徵發視便措置柔然
聞之夜遁

魏築九城

懷視恒代要害之地可置城戍者量其高下大小及
儲糧積伏之宜請築九城從之○九城今不可考

冬十一月恒山崩

四年秋九月地震

十年夏五月地震

十一年夏四月代地震坼

水涌出殺人

嗟夫代土震坼至是再見矣王嘉來奔盡種趙氏拓
跋南徙稔禍尒朱由是恒朔左右干戈相尋暴骨如
莽夫代拓跋氏之舊都始封之建號也代地震坼此
天所以告亡與拓跋氏忽之尚可追邪

十二年秋地屢震

至于踰年民覆壓死傷者甚衆

冬十月魏復歲租

詔以恒肆地震民多死傷復租一年

十六年秋九月魏城五原

魏主命諸州所治悉城于是城五原○魏主詡

普通三年秋八月魏居柔然于懷朔之北

柔然主醜奴為其母所殺弟那阿瓌立其族人見侯力發示率衆攻阿那瓌阿那瓌戰敗南走歸魏魏發兵納之不克初阿那瓌之來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討侯力發示破之自立魏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椿

表言之魏使使諭婆羅門令迎阿那瓌婆羅門不聽會婆羅門為高車所破亦詣涼州乞降而柔然數萬衆來迎阿那瓌阿那瓌啓乞資送魏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等奏曰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二虜皆所以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障二虜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令各揔部落收聚離散其爵號資給諒為裁處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請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鎮主監率給其糧仗又渠草創先

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于西海既是境內資衛稍畧仍各遣使慰喻并委經畧從之

居夷必紀雖境外亦然索頭曰塞下師子曰五原界今阿那瓌曰懷朔北謹之至也雖然懷朔魏朔州也其北五原也凜凜乎接于我矣欲不謹得乎

附漢魏兩虜並立說

夫兩虜並立比于挾虎平居均其餘飼莫敢先發有事縱之吞噬不損我兵此光皇之貽謀而班虎之決策也李崇謀魏引以為證賢于竇憲遠矣然崇能知兩立之為利而不知近塞之為害能知推亡固存之與漢同而不知強幹弱枝之漢異此所以那瓌終叛且有元孚之辱也夫光武之分匈奴也當隆盛之時威刑足以懾其暴惠施足以賑其窮始則藩南扞北義主斷金繼則殖北休南恩兼並育然識者仍有間然故袁安曰不若歸之故庭無使久滋也今那瓌窮困于我土而婆羅喪亂于其故疆兩利而中分之使自為守宜也而顧捐懷朔之地厚奉養之資使舊都左右異類睥睨將見魏人一日不可安枕矣夫魏自天賜以來連駕疾驅以斥逐柔然者至矣而何那瓌之一歸門墻之遽啓矜彼搖

尾忽我噬臍忘積世之讐市一旦之惠且正光之時何時也西北之部落叛背相聞伐京之戎馬散失殆盡內治日乖外禍踵至我躬不度顧恤其他是誠舍田耘人養虎遺患者矣故曰崇知兩立之為利而不知近塞之為害知推亡固存之與漢同而不知強幹弱枝之與漢異也然則有天下者當夷狄之亂而乞憐也則何如曰因而殲之于德不忍撫而育之所損實夕餽之飼餘以延其一旦之命可也委之土田則邇灾假之名號以攝其離散之部落可也後之兵衆則召禍是故並立之謀可用也用之善者為光武其不善者為王莽矣分置之策可用也用之善者為曹操其不善者為晉武矣捐地之策可用也用之善者為賈捐之其不善者為劉琨矣於戲即勢變以審權宜較內外而求畫一是故華夷內外之間先王有仁義適中之要道也

四年春二月柔然入寇魏驃騎將軍李崇出塞討之

兩虜既立婆羅門謀叛投嚈噠魏鎮將討禽之歸于魏及是阿那瓌因饑入塞寇抄詔尚書左丞元孚持節喻之孚至阿那瓌執以自隨因南寇驅掠生口數千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詔崇率騎十萬討之崇出塞

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嚈噠西北雜胡婆羅門妹嫁之

懷朔甫居反噬遽見崇之失畫明矣

五年夏五月破六韓拔陵反魏臨淮王彧來討敗績

拔陵沃野鎮雜夷聚衆反殺鎮將諸鎮雜夷往往響應遣其黨衛可孤南寇攻陷武川諸鎮彧出師久不進及是戰于五原大敗遁還

秋七月魏大都督李崇都督崔暹河間王琛來討拔陵敗績

崇以本官加大都督暹為東道都督琛為西道都督率師討拔陵崇未至五原暹與賊戰于白道之西大敗賊遂併力攻崇崇琛力戰引還平城崇隨以長史增級論免

敗者崔暹崇何以書三軍之衆制命在帥暹既敗北琛亦退保論其首坐崇不得辭也雖然魏政頗矣士無鬬志崇琛傴僂胥淪溺耳六鎮置州之請鎮將輕授之疏蓋有足恕者焉

附崇置州琛鎮將議

四年魏遣李崇出塞討柔然還奏曰沿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號為府戶役同

厮養宦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
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
悉免為民入仕次序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惠並施
此計若行國家無北顧之慮矣不報及崔暹兵敗琛
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
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
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
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曆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
士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
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虜候白直一生推遷
不過軍主然其住世房分番居京師者皆得上品通
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謫或投彼有北以禦魁魅多
復逃胡嚮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
捉之于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
言者流涕自定冀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材出為
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
為之指縱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及阿那瓌
背恩縱掠竊遁命師追之渡溪空返邊人見此援師
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為州
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

和拔陵因之為逆攻城掠地所向無前王師屢北賊
黨日盛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
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
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
事何易可量亦不報

八月魏置朔州

于是東西部勑勒皆叛附拔陵魏主乃思崇琛之言
詔諸鎮軍非罪配者免為民改懐朔鎮為州

拔陵寇雲州魏雲州刺史曹穆御之

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俱沒惟雲州一
城獨存○雲州魏置治雲中

或問穆不死城終以南竄書樂却與之乎曰力戰踰
年外援不至廣陽五原之屯坐視而已城不陷于急
攻身不辱于偽命若穆者微恕之可也

六年夏四月魏廣陽王琛邀擊拔陵于朔州破之

拔陵圍琛于五原琛遣軍主賀拔勝出戰得自拔至
朔州參軍于瑾言于琛曰寇盜蠭起未宜專用武力
請奉威命諭以禍福以離其黨琛然之瑾素通諸國
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于是西部
鐵部酋長乞列河等將三萬餘戸詣琛降琛欣引兵

迎降者瑾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降必以兵追之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邀擊可必破也琛從之拔陵果引兵追乜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是時柔然阿那瓌亦為魏擊拔陵破之拔陵徙避琛乃與行臺元纂共表乞于恒州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琛嘆曰此輩復為乞活矣曰邀擊著瑾功也微瑾琛盖不能以濟或曰此時阿那瓌亦為魏擊拔陵有功何以不書曰黠虜反覆去就無常區區依人不足贖其颺去之罪也

廣甯來屬

見宣紀

恒州勑勒反魏都督高市貴來討平之

勑勒西北雜胡即高車部魏初分徙邊郡

七年春二月桑乾勑勒反魏別將尒朱榮來討平之

桑乾勑勒斛律洛陽反與河西勑勒牧子通迭相掎角榮擊洛陽于深井平之遂擊牧子通牧子通遁塞外魏進榮平北將軍○深井即今深井在蔚州東

或問尒朱榮與市貴同書討偕與之乎曰君子不逆詐方其誠欵則魏臣也烏得無與

秋七月鮮于阿胡反陷平城

阿胡朔州雜夷擁州流民東下攻平城城內開門應之城遂陷魏行臺元纂奔冀州

此魏之故都也南遷之後委用非人雜胡降夷撫馭乖道致有淪溺非不幸也

八月魏安北將軍尒朱榮執魏肆州刺史尉慶賓而據其州

榮以兵過肆州刺史尉慶賓疑有異不出犒師榮怒襲執之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魏不能制

榮署羽生何以書據曰肆州魏土刺史魏官襲執其官私署其土不臣之跡著矣書據罪魏之不能討也

大通二年春正月柔然入屯飛狐

鮮于修禮反攻定州魏行臺揚津百道拒之旣而社洛周復寇至圍城愈急津遣子遁突圍求救于阿那瓌那瓌使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萬餘屯飛狐以救之時賊先遣兵斷隘口吐豆發疑懼不敢進定州陷津彼執

救兵書次春秋所譏柔然不直前破圍酬魏人飼餼之恩而逡巡隣境致津陷執去賊一間耳直書入屯若曰此觀釁之師也

大同元年魏置北靈丘郡

于代○即今蔚州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齊主至代遂出塞擊庫莫奚破之

獲雜畜十餘萬○齊主洋庫莫奚鮮卑別種

二年冬十一月齊居柔然于馬邑川

柔然為突厥所破阿那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率衆奔齊餘衆立登注次子鐵伐齊主聞之送登注庫提還鐵伐尋為執丹所殺登注立亦為國人所弒是歲庫提復奔齊齊乞乃北代突厥納菴羅辰居之于馬邑川給以廩餼繒帛

嗟夫邊土自晉末以來淪夷久矣然從魏如登去魏如崩何者魏知即華他夷否也居柔然于馬邑是則所謂崩乎

三年夏四月柔然反寇肆州齊主來討平之

羅辰反寇肆州齊主在晉陽自將赴之至黃瓜堆虜已遁大軍遂還齊主以麾下千餘騎為殿遇柔然別部數萬叩鞍而進四面圍逼齊主安寢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揮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

走復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黃瓜堆在山陰縣北

柔然何以書反菴羅辰齊所置也

敬帝紹泰元年夏六月齊築長城

見宣紀

太平元年冬十二月齊復築長城

見宣紀

陳文帝天嘉五年春正月周楊纂來屯靈丘

周伐齊元帥楊忠以突厥衆壞齊長城而入席卷三十餘鎮齊人守陘嶺之隘忠擊破之留其裨將楊纂屯靈丘以為後拒而自以兵攻晉陽不利引還纂聞之亦解歸○梁敬帝太平二年宇文覺篡西魏為周突厥平梁雜胡魏末強盛破柔然居匈奴故地

周師自北而南故忠壞長城以入陘嶺天下之扼且北邊雄士馬故留楊纂屯靈丘以為後拒時齊有兩靈丘一在代即今蔚州此靈丘不可考其為何大抵遏北兵也忠還不于舊道由潼關入夏州矣故曰纂亦解歸於戲茲非進取之形勢邪紀曰周楊纂來屯見齊無人也

宣帝太建六年春二月齊朔州行臺高思好反

思好高氏養子驍勇得邉鎮人心齊主使嬖臣至州簡思好思好怒遂反聲言除君側之惡至陽曲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皆從之死○齊主緯思好死不書在陽曲也

九年春二月齊朔州長史趙穆以齊范湯王紹義至朔州

周滅齊以齊降將封輔相為朔州總管前長史趙穆謀執輔相使人迎紹義紹義至朔州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相率嚮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肆州諸城復為周紹義乃還保朔州

予趙穆也有故君之思焉或問何以不繫之郡曰夷狄入主據非其分且周武之道高緯之闇于郡奚有焉書穆若曰其私暱任之也是故討逆者雖微必著反莽者曰兵起仇惡者雖私必公發瓚長史者曰人若是班乎

冬十二月齊范陽王紹義奔于突厥

紹義之保朔州也周將宇文神舉兵逼之紹義遣杜明達拒戰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突厥他鉢可汗素謂齊文宣英雄天子見紹義

重踝以為似文宣愛之凡齊人在北者悉配紹義後高寶寧據營州盧昌期據范陽遣使迎紹義紹義還入朔州稱帝會宇文神舉滅昌期紹義懼乃復奔突厥

紹義之立不書事微無成不與其帝也然則代王嘉何以書曰為趙氏有遺德也高氏不再傳乎曰夷也其膏幾何

十二年周司徒于翼來行障塞

見宣紀

周置蔚州

治北靈丘郡又立大昌縣屬之

此蔚得名之始也是後無代稱矣說見代國代郡前後考或問魏有蔚州曰懷荒禦夷非今地也

隋文帝開皇三年夏六月突厥寇馬邑柱國李崇擊破之

突厥屢犯邊時崇屯幽州

三年夏四月魏王奕出塞擊突厥大破之

時諸軍分八道並出奕為行軍元帥率李充等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于白道李充曰突厥狃于驟勝必輕我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長史李徽

見與充同爽乃遣充徹以精騎五千往充徹掩擊突厥大敗之沙鉢畧中瘡而遁爽因城原陽雲內紫河鎮而還○雲內在今大同西北即魏置平齊郡地後周置雲內縣紫河在豐州發源黑峪口東合黑河

五年改肆州爲豐州復置定襄郡

七年春正月突厥入獵

沙鉢畧既敗其部復相讐叛乃上言乞降至是遣其子窟含真入朝貢方物因請獵于恒代之間許之仍遣人賜供頓沙鉢畧再拜受賜及獵手殺鹿十八頭遣人齎尾舌以獻

於戲華夷之辨天地之大分也是故聖王為之恩而不溢為之禮而不踰終王有定制職貢有定儀門外以定其位體委以定其享猶恐其黷我也而乃縱之入獵使氊裘毛褐之輩馳騁出入于中國險阻虛實之間幾何其不誨盜而招侮也隋氏忽之則其有鴈門之圍也固宜紀曰突厥入獵不言隋許之者若曰中國無人惟夷狄所欲也

秋八月築長城

見宣紀

十九年夏四月左僕射高熲上柱國劉仲卿出塞擊突

厥破之

突厥突利可汗言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深為元帥高熲出朔州道史萬歲出馬邑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出幽州道擊之都藍聞兵出與達頭可汗合兵掩襲突利敗之遂寇蔚州突利以五騎南奔與隋使長孫晟歸朝熲遣柱國趙仲卿將三千騎為前鋒與都藍戰大破之都藍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之會熲兵亦至合擊之都藍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而還○大同城在豐州北非今大同也

冬十月居突厥于朔州

突利既入朝復命高熲楊素擊都藍達頭破之于是立突利為啓民可汗築大利城于朔州以居之長孫晟請徙五原以河為固夏勝之間掘為橫塹令處其內得遂畜牧從之

朔州夏勝內地也城城鑿塹重後也皆所謂處之過也然晟雖有夏勝之議而大利之城虜終據之大業間遂遍于定襄馬邑之境矣直曰朔州謹其始也城城鑿塹不書所重在居也

遂成恒安

突厥來降者復萬餘家詔處之恒安命蔚州刺史劉

隆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將步騎一萬戍恒安○恒安近朔州地唐地里志曰雲內地後置州嘗謂事機至微不可忽也夷德無厭不可長也是故欵塞必至于入朝入朝必至于內徙內徙必至于置戍由是彼事其利而我當其害矣紀曰居突厥于朝州遂戍恒安其見事機之不可忽夷釁之不可長乎

二十年夏四月太平公史萬歲出塞擊突厥破之

達頭復犯塞詔萬歲出朔州擊之遇虜大斤山達頭遣使問隋將姓名候騎曰史萬歲也達頭曰非敦煌戍卒乎曰然遂遁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逐奔入磧數百里而還

仁壽元年行軍元帥楊素出塞擊突厥破之

達頭入寇代州總管韓洪兵敗詔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之突厥敗走素率騎追躡比夜將及素虜賊走逸令騎稍後而自將親騎并突厥降者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也會虜頭舍素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達頭不敢近塞

煬帝大業元年使者來諭突厥出塞

突厥啓民自以內附遂畜牧于定襄馬邑間詔遣光祿卿柳謇之至定襄省諭啓民令出塞

此足為戒也夫不靳之始而奪之終區區省諭戎幾口興矣直書來諭譏倒持也

三年夏六月帝至雲州

發河北十郡丁男鑿太行通道達于并州過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說以和為博陵太守使廓至博陵視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遂幸啓民帳自定襄入樓煩關而還

通道不書自太行達并州非我土也

定襄太守周法尚入為武衛將軍

帝之出塞也太府卿元壽言于帝曰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發一軍相去三十里使旌旗鉦鼓千里不絕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倅有不虞難以相救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在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旁兵徐出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武衛將軍

秋七月築長城

役丁男百餘萬築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四年春三月帝至五原遂巡長城

秋七月復築長城

役丁男二十餘萬築城自榆林谷而東

九年護北番軍事裴矩誘突厥史蜀胡悉于馬邑斬之

啓民可汗死子始畢可汗立矩以始畢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以宗女嫁其弟叱吉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怨矩又言于帝曰突厥淳易可間但為黠胡所教耳臣聞史蜀胡悉黠者也請誘殺之帝曰善遣使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馬邑欲作交關先至者厚獲胡悉信之不告始畢以部落至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以部落來降其惡一也遂為斬之始畢知狀自是絶朝矩之謀王莽之故智也楊廣信之其愚可知也

突厥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却之

突厥始畢可汗寇馬邑令二將勒兵而南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鋭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寇定襄仁恭復破之

十二年春正月翟松栢反陷靈丘

松栢鴈門人起兵反攻陷靈丘轉攻傍縣不言討戍史失之也

十三年春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仁恭以叛

仁恭多受貨賂不能賑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鷹揚府校尉直閤下武周盜仁恭侍兒懼覺誅謀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目府君閉倉不賑豈憂民者邪衆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諸豪長來候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紅腐誰能與我取之衆許諾武周因入謁仁恭共黨隨入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于是開倉賑饑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附于突厥攻殺鴈門丞陳孝意虎賁將王智辯

三月劉武周陷定襄

武周襲破樓煩郡取汾陽宮宮人賂突厥突厥遣使立武周為定楊可汗以馬報之勢遂張大攻陷定襄

夏五月有詔發丁男東征

帝兩征高麗失利天下愁怨所在盜起唐公李淵謀起兵使劉文靜詐為詔書發馬邑及太原西河鴈門丁男年二十以上者為兵擊高麗期歲盡集涿郡由是人情恟懼爭謀作亂發兵之詔唐公之詐也若真紀之乎曰煬政雷故唐得以雷恐民未聞子來之朝有左閭之警也斯足以為戒矣然則與唐乎曰爲與也聲罪之不事而盜詐

之效尤失吊伐之義矣曰有致疑之辭存唐詐也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原歸正

隋亂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突厥又薛舉陷平凉與突厥連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入突厥說頡利可汗以利令絶舉歸五原頡利許諾歸五原

五原之歸唐請之也何以不書為唐諱也誘之以利非中國所以待夷狄者也頡利以五原來歸何以不書不與夷狄制中國土也以邸為辭而順逆之情見矣

三年夏四月劉武周入寇

武周謀入寇苑君璋曰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太原嚴阻束甲深入而無踵軍倉卒不可償捄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璋守朔州引衆而南○朔州後周移置桑乾

冬十一月秦王世民來討劉武周破之

初上谷賊宋金剛降武周武周號為宋王使將兵南寇金剛遂取澮州詔秦王世民討之世民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栢壁與金剛相拒金剛遣將尉遲恭擊虜永安王孝基等于夏縣引還世民使殷開山等邀擊

恭于美良川大破之○美良川王幼學綱目集覽曰在蔚州廣靈縣南或曰在蔚州西

三年總管劉世讓來屯朔州

帝召世讓問以備邊對曰突厥數南寇者以馬邑為之中頸也如使勇將屯近地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來屯朔州

附馬邑考

夫馬邑為郡漢唐急之然漢以韓信肇禍唐以苑君璋啓釁故匈奴突厥率垂涎焉昔王恢之詐首以馬邑誘胡而劉世讓此論亦曰突厥之數南以馬邑為之中頸也豈其形勝有餘敵盛自昔為犬牙香餌邪盖嘗考之古馬邑今朔州也漢唐之初邊邑踈曠雲中五原舉在豐勝是雖偶有失得不為剥膚若夫馬邑則南接鴈門東引燕代馬邑失據將并土震搖并土震搖斯河洛紛擾矣是故其急之也於戲沿革無常而形勢有定若朔州者非今日所當急者邪

五年秋八月總管李子和來屯雲州

以備突厥

冬十一月突厥入居五原總管任城王道宗逐出之

因斥地千餘里

入紀以來書居夷及入居者多矣未有書逐出之者書逐出之美道宗也於戲當隆盛之世忽其微而不圖值衰亂之時安其侮而莫制于是版圖之地多腥穢之跡矣若道宗者顧不在所美與

六年夏六月高滿政以馬邑歸正

武周兵敗走死突厥以苑君璋為行臺統其部曲滿政說君璋曰突厥夷狄也豈可北面事之請殺其衆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人困于兵厭亂又劉世讓在近爭欲從之滿政乃夜刼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盡殺突厥戍兵以馬邑降詔以滿政為朔州總管

紀歸正者屢矣未有書以之者曰以與滿政也厭兵思治郡人則然何以與滿政邪曰武周知仁恭之貪縱而不能知天命之有歸君璋知天命之有歸而不能決去就之大義滿政以歸唐勸君璋因衆心以殲突厥安危順逆之間權之審矣且其言曰突厥夷狄也豈可北面事之斯言也媿之者多矣

突厥寇馬邑總管高滿政擊却之

赦馬邑吏民

冬十月突厥入寇陷馬邑總管滿政死之

苑君璋以突厥攻馬邑潘政出兵禦之一日戰十餘合會頡利遣使求婚帝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也頡利歆鮮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馬邑糧盡古虞候杜士遠殺潘政以降○義成隋公主嫁突厥者

潘政明順逆之理以歸唐識封疆之義而隕首書死與之也而君璋之罪莫可逃矣其降也唐且寵而用之何哉

附高潘政不殺苑君璋說 夫君璋聞說不納徘徊去就反覆之情視高開道無幾也金樹殺開道以邀功潘政刼君璋而受禍論者究其失斷余則曰此潘政之所以可取也夫金樹以崔閣之寵為操戈之事豈惟殺開道同謀刼張倉立者亦必戕之以專功此盜賊之謀子密之輩也潘政以臣節輸中土以國士待君璋始則獻謀旣乃行刼夫刼者挾而強之之謂曾無以歸國自功之心也事不克諧君璋逸去連引異類來相噬吞君璋負潘政誠深矣李世勣曰凡此皆魏公所有獻之是利主之敗以自為功也其潘政之心乎且開道逆節已形君璋去就未決又其初為劉武周謀固謂唐室有天命也於戲此潘政所以厚望之與

十二月馬邑歸正

突厥入馬邑而不居遣使請和因歸馬邑

馬邑歸正不書突厥說見前五原歸正下

七年突厥寇馬邑總管秦武通擊走之

八年突厥寇馬邑

太宗貞觀四年春二月總管李靖李世勣出塞擊突厥大破之

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大驚曰兵不傾國來孤軍敢至是邪于是帳部數亂靖復縱間諜離其腹心乘夜襲之頡利敗走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敗之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謝罪且視兵勢帝遣鴻臚卿唐儉慰撫之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度磧勢必難圖今詔使在彼若以精騎襲之不戰可禽也乃以萬騎賫二十日糧疾進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頡利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時復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皆有功

夏四月總管張寶相禽突厥頡利可汗歸于京師

頡利既敗走依沙鉢羅沒蘇泥失寶相取之以獻蘇泥失亦率衆降于是復定襄恒安地并境至于大漠

置定襄雲中都督府居突厥于塞下

頡利既禽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處置之道群臣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者也請悉籍降口納兗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漢北遂空也中書令温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秘書監魏徵曰突厥鳥獸野心非我族類今其來降不忍誅滅當遣還河北夫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不欲使近中國也柰何以河南居之今降者十萬餘若假數年孳息應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于四夷若天地之于萬物覆載而全安之今突厥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用後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畊農又

選酋長入宿衛何患之恤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
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皆言宜處之河北樹立酋
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
抗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說卒度朔方
地自幽州屬靈州分處之于豐勝靈夏朔代之間建
順佑化長四州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
都督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
者復百餘人
自幽州屬靈州其蔓滋矣是故漢四郡之舊唐不可
復見也嘗謂唐臣之議突厥納之兗豫是謂忌而不
弘委之河南斯則縱而遺患魏徵遣還河北之言師
古國小權分之說聖人復起無能易也於戲可以爲
而不爲太宗是也不可以爲而爲之王莽楊廣是也
將戎患有冥數邪胡相值之左邪

十三年秋七月歸突厥于舊部

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
謀作亂會帝幸九成宮結社率謂其黨曰聞晉王丁
夜得辟仗出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冥王不
出結社率恐謀泄即射中營譟而殺人衛士共擊之
乃走入御廐盜馬欲渡渭北走徼羅禽斬之于是群

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豈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于是賜突厥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爲泥孰俟利苾可汗使率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帝乃賜薛延陀璽書令無相抄掠且曰磧北延陀主之磧南突厥主之思摩渡河建牙故定襄城○薛延陀匈奴別種漢歸匈奴曰北庭唐歸突厥曰舊部何也曰北庭匈奴故庭也在大磧北若夫思摩之歸渡河而已建牙定襄猶爲我土云蓋自魏齊之末突厥漸南太宗時遠至拾河南今雖北還未尋遠跡于是以磧北爲薛延陀以磧南爲突厥而兩漢四郡之全不可復見矣於戲惜哉

十五年冬十一月突厥來奔

思摩既渡河薛延陀惡之及是帝東封薛延陀謀曰天子封泰山郡國兵悉會行在邊障空單突厥可取也以兵絕漢塞白道川思摩懼奔朔州上書言狀

十二月總管李世勣出塞擊薛延陀大破之

思摩奏至詔討薛延陀世勣衆六萬騎三千出朔州慶州總管張士貴衆萬七千出雲中帝勑之曰延陀

度幕馬疲又不速擊思摩勢必敗可勿與戰其歸可
擊也勣兵至延陀却走勣選敢死士與突厥騎追之
延陀度不能脫廼置陣以待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
阿史那社尒皆以徒勝乃復却騎率五人爲伍一執
馬四前鬬約曰勝則騎而逐及戰突厥兵却世勣乃
以步士百人爲隊擣其鋒虜潰部將薛萬徹率勁騎
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正
千延陀收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皺踣死者十七八
始延陀能以術禱神致雪冀困勣師及是反自斃
十七年薛延陀寇定襄總管世勣擊走之

延陀請婚不許乃寇定襄
十九年冬十二月江夏王道宗來屯朔州
帝之征高麗也薛延陀請率兵助師帝引使者謂曰
我父子東征能寇邊者可即來延陀聞之不敢發及
是聞王師尚途乃寇夏州詔道宗屯朔州備之虜聞
引去
高宗永徽元年夏四月朔州地震
秋九月置單于都護府
見宣紀
冬十一月定襄地震

附地震說夫地道主靜靜其常也反常而震其變可知占曰爲臣強爲后妃專恣爲夷犯華高宗之世備三者焉其震宜也或問于朔于定襄何也曰太宗侈好大之心忽善後之策既禽突厥分置華疆曾不旋踵禍兆竊發以及永徽威刑漸弛外謀愈肆朔襄地震兆夷禍也是故唐世多夷狄之禍而其亡也本于失河北

龍朔元年蔚州刺史李君球上書諫東征

初太宗伐高麗不克帝即位欲竟其役顯慶三年遣都督程名振薛仁貴攻之復無功至是平百濟乃大募兵拜置諸將議親征君球上書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則人不安是使天下疲于轉戍也臣謂征之不如勿征會皇后亦苦邀帝乃止

君球疎遠小臣職司邊徼而乃嬰情東師排閽止轍此與尸祿公朝不關理亂者可同年語邪紀之賢之也

三年徙瀚海都護府于雲中

永徽初置單于都護府亦置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至是徙瀚海都護府

于雲中爲雲中都護府磧以北番州隸瀚海以南隸
雲中
按單于都護府置在雲中今瀚海都護府復曰徙置
雲中是雲中有兩都護府也考之史李靖破突厥遷
三百帳于雲中阿史德氏爲之長後部落漸衆議立
可汗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更爲單于都護府是
單于都護專統遷戶而瀚海之徙雲中者則統磧南
番州雖同城而職任異也或曰瀚海所徙史文曰古
雲中單于府所置但曰雲中是其時有兩城也單于
置于新城瀚海徙于舊城不相妨也一統志曰新雲
中在今大同城北郭外古雲中在豐勝之間相去四
百餘里亦或然也

調露元年秋鳴鵽群飛入塞

塞下人曰是謂突厥雀南飛胡必至已而泥孰匐反
至春鳴鵽復飛出塞夕墮靈夏間死視之無首後泥
孰匐亡
異常之物異態而來盖自鸜鵒六鷁書其變矣是故
紀之

永隆元年春三月總管裴行儉出塞擊突厥破之

見宣紀

秋七月突厥寇雲中都督賈懷哲中郎將程務挺擊走之

永淳元年冬十月突厥寇雲中都督薛仁貴擊破之

突厥骨咄祿者頡利族人也招聚亡散保總材山自立爲可汗時單于府檢校阿史德元珍爲長史王本立所囚自請宣諭咄祿賾罪至則降咄祿與爲謀寇雲中仁貴出師邀擊之咄祿問唐將先鋒以仁貴告咄祿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久矣安得復生仁貴免胄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牛羊甚衆

弘道元年春三月突厥寇雲中司馬張行師死之

夏五月突厥寇蔚州刺史李思儉死之

六月突厥寇豐州執都督崔智辯以歸

智辯將兵邀虜兵敗爲所執時朝議欲廢豐州朔州長史唐曦上疏曰豐州背山控河號爲襟帶秦漢以來恒爲郡縣土田良美利于畊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退遷寧慶戎羯交侵靈武之間遂以夕事唐興募人實豐州西北賴以保安今而廢之非國家利也乃止

冬十一月武衛將軍程務挺來屯雲中

中宗嗣聖元年秋七月突厥寇朔州將軍務挺擊却之

四年秋八月突厥寇朔州總管黑齒常之擊却之

先是突厥寇昌平常之擊却之至是復寇朔州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百餘里○黃花堆即黃瓜堆見宣紀

十五年秋八月突厥來陷蔚州

景龍元年左衛將軍張仁愿來屯

時突厥默啜入寇攻鳴沙殺行人臧思詔仁愿爲朔方道大總管屯邊

仁愿朔方道總管也何以紀曰仁愿賢且所經畧者雲中五原間也受降城而吾出利其利多矣可無紀乎

二年春三月城三受降城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禱祠下至是默啜悉兵西擊突馳施仁愿上言請乘虛取幕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不便仁愿固請詔從之仁愿因請留歲滿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逃回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東西城

相距各四百餘里各據津要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獵牧減鎮兵數萬○三受降城在今大同西北數百里東城漢雲中郡地中西城五原郡地

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也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爲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于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復于漢武而失之晉魏之胡亂夫破義渠開上郡者秦也而陰山高闕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徙豪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爲謀甚勤爲功甚大而河南之地值此亦可謂大有遭矣然楚漢之兵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而赫連竊據豈非地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而伺之者易入闢之也曠時而淪之也不終朝邪迨夫隋城大利唐樹思摩其于要荒愈不之講仁愿此舉壯志勃興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夫扞堅者獸全籬密者蔬茂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河南之卅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爲河南之防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髮退處河南則長

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耕屯俱廢已爲守之下較矣況進取邪雖然仁愿嗾受降有三可乘焉默啜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晩歲昏悖部衆鮮體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駝施悉衆以往曾不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馭軍有法版築興而役不稽期逋逃戮而朝無異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踪建朐衍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欵塞復虜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

於戲可易言之邪

附總督翁萬達河套議

蓋聞智者之圖事也睽理以立本審勢以達用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察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以慮終矣河套之地淪于虜中籍寇齎盜孰不爲慄然以今日事勢論之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慮也何者河套本我內地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扼胡據險往跡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犂虜庭其時虜既殘破我亦未暇後遂因循棄河守山使中國之地巢穴犬羊滋其畜牧遂彼生養狂肆馳突逼近我塞可爲深惜者也又黃河千里于守爲便昔人固有築城于外以規全利者矣而乃棄之不守任其出入涉流履冰無所顧忌遂使榆林一鎮孤縣獨立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需其供給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有志之士談之扼腕觸之衝冠盖不能一日忘心者也然當往昔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賴其爭不力取之可也而我終不取之先總制余肅敏公置鎮榆林亦有志斯舉矣然套終不復鎮則空置開墾無聞轉餉難繼不有其利而當其勞事之不可悔者也今虜已盤據其中資用其產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控弦之輩視昔爲強一旦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請極言其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天時者非止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敵有勝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勝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謂無策夫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

呼韓稽顙願保藩北是何也漢武值其勝強而成哀
際其衰弱也是勝衰強弱者天所謂時也地利者非
止險阻城池山谿疆域之屬也馬步兵刃各有所宜
主客勞逸陡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
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
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
所短也是長技所宜與主客之勢者地所謂利也人
和者固所謂得道多助也而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
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夫人情莫不
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

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
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
取艅艎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
也故曰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我
國家拯天下於胡元
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胡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
穢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吉囊俺荅輩部落
動號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勝邪衰邪
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夕偷三五年來雖賴
上下協德中外一心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奪

工業也不少矣回視
二祖之時其勝衰強弱又何如耶是帙之天時未見其
可也河套舊固中國地也陷虜日久間諜罕至虜不
屋居畜牧其內其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
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
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記諳其要
害尚未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
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
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
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

塞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
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茹角時
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
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
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摽掠不至匱乏
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
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騎兵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
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
草之間得邪失邪是帙之地利未見其可也夫塞下
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

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居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垂可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後恐之以將徙居之禍而欲人之和得乎是又不可之大者也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策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據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廼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虜誠弱矣雖不能入寇而坐以待我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虜固強矣既能爲寇則多方謀我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盖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諸邊虜亦不來深競遂謂套地可復然復套與是

二者不同蓋擣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向便是家門壕塹城壖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敗則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虜自弘治以來據以爲家資以爲生四時之間三時在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豈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乎若曰伺虜出套據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氷道路稍築墻垣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套地虜之巢穴各有分地豈有空套以出之理二千里沿河之地其間可渡應妨道路不止百餘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聽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輙千里一年之食爲

數億萬此亦未嘗深細思慮者也然則套地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欵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

聖天子在上

文德日脩

天心耿順將來虜之勝衰強弱虜能自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也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爲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下鮮者也